



生活笔记

游泳

文 / 徐德亮

我小学五年级就学过游泳，当时去区里的体育馆，上了 12 次课，基本上达到了不用浮板能游个一二十米的水平。据同去的同学说：看见那个肉球在水里手足乱动拼命挣扎，想不乐都难。

据说在那些真正要培养运动员的游泳班里，对学员都极其严酷。池子边上一排六七岁的小孩，教练挨个儿往水里踹。据说那种训练班，绝不让家长在旁边看着——家长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心疼的表情，那孩子就肯定练不下去了，当然，更练不成奥运冠军。

游泳在我的记忆当中，老是和呛水、抽筋、着凉、中耳炎连在一起的，好多年中，连近距离观察泳装美女都不能引起我去游泳的兴趣，所以后来一直没怎么下过水。

上大学之后，学校要求每个人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必须能游 200 米，否则不给毕业证。我好歹有小时候呛水的基础，终于在最后考试的时候，游出了人生的第一个 200 米。上来之后，连喘气都忘了。

人和人就是不能比，我的一个同学家住在江边，号称七岁就横渡大江了，200 米自然不在话下。自己游了不算，还在同一天代五个同学考试，游完上来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

我另一个同学游得比我还慢得多，他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不沉底儿，多慢都不怕。别人在 50 米泳道里三个折返都回来上了岸，下一批考试的同学都已经下池子奋勇前进之时，他第一个折返刚回来。池子里人多，老师误以为他已经游够了 200 米，在岸边点上着他的头让他上来，还不停地数落：“你这成绩也就是及格啊，太慢了，200 米才刚游回来？”

他乐得装糊涂，拿着“及格”的成绩单高高兴兴地走了。老师要是知道他只游了 100 米，非疯了不可。

没想到，连大学毕业都这许多年了，最近倒爱上了游泳。每周都去小区的会馆游泳，还办了卡。在池子里泡多了，还真找着点儿感觉，不但每次一气儿游泳个三四百米不成问题，还无师自通地摸索出了王八拳式的自由泳，每每张牙舞爪地在泳道中杀出一条水路的时候，连救生员都退避三舍。

老子说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我发现了，您只要别老想着快，想着它会淹着您而手脚乱动，它还真就不会把你怎么样。

慢慢的，看泳装美女水下的美态也变成我游泳的动力了。而且，只要下游泳池没压力了，其他的乐事也就随之而来。

有一回，我收拾一切装备：泳帽、泳镜、鼻夹、耳塞、毛巾、肥皂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搓澡巾、拖鞋……去到游泳馆。脱干净之后，忽然发现，什么都带了，就是没带泳裤。旁边的服务生笑着说：您这明摆着就是洗澡来了。

当然，笑话我的人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我一抬头，忽然发现他们池子边上的标语有一个错字：“泳池内禁止便溺”的“溺”，错写成了“秘”。我指着标语，很严肃地问他：那我拉稀的成嘛？

阅读时光

很多年前，在我第一次读卡波蒂的短篇小说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那就是，和他名噪一时的长篇《蒂凡尼的早餐》的情感指向的明晰与灵动相比，他的短篇小说更多的是带给人一种迷惘和困惑的情绪。比如《给变色龙听的音乐》中，伴随着那位法国贵族夫人的钢琴声出现的五颜六色的变色龙，就始终让我感到不解。这种喜欢莫扎特音乐的会变色的动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它指的是真实出现的变色龙？抑或是人们的某种难以言喻的欲望的化身？

或许，这一点正是卡波蒂短篇小说与众不同之处，而这也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。所以，后来，只要看到他的名字，那种略微有些怅惘的情绪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心头。这几天，我又看了看去年底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冯涛兄新译的《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》，我本以为将近二十年过

猪仔拾趣

假期里盼开学，开学了想赖床。读书郎的生活总在纠结中前行。大小猪算起来还不够读书郎的资格，幼儿园大班而已，但也不能像在暑假班时那样疲沓沓，即便迟到还指望老师照样伸开手臂迎接。

开学日，在爸妈催促下大小猪终于准时进了幼儿园园门，见很多小孩在排队晨检，一时间反倒不知所措起来，经妈在一旁提醒后，他俩这才欢蹦乱跳往教学

边角史料

汉代开始，为侠者极众，随之也就良莠不齐。在司马迁看来彼时游侠可分两种：好游侠和坏游侠。

诸如关中长安樊仲子，槐里赵王孙，长陵高公子，西河郭公仲等皆为好游侠，因其“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”，不是一干不知进退横冲直撞的莽夫；而北道姚氏，西道诸杜，南道仇景，东道赵他等不过是“盗跖居民间者耳”，一班无德无行的民间土匪，司马迁认为此辈“乃乡者朱家之羞也”，而真正的游侠绝非黑社会。

这里提到的朱家是中国游侠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朱家，与高

去，自己也由少不更事的大学生成为涉世已深的大学老师，可在读到过去看过的那些短篇时，我还是再次产生了那种挥之不去的困惑感。像《关上最后一道门》中落魄的主人公沃尔特时时听到的那个来历不明的骚扰电话，就依然让我不可索解。但世界之大，总有解人。据称，村上春树的处女作《且听风吟》的标题，就是来自这篇小说结尾处因痛苦和孤独倒在枕头上的沃尔特的“就想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，想想风吧”(Think of nothing things, think of wind)的飘零的思绪。而村上之所以决定写作小说，据他自己坦言，也是来自于最初阅读卡波蒂的《无头鹰》的感动。

不过，时至今日再看，卡波蒂的短篇小说给我造成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的原因，我觉得既有他在小说叙事上所习惯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写法，但更多的还是他笔下的人物所呈现出来的迷惘内

开学纪实

楼去。还未踏进自己的教室，小猪就开始想念暑假托班里的小伙伴们了，一路径直往原先暑假托班的教室走。所幸妈拉着她的手臂才没让她迷失。

这一学年，大班和小班组成混龄班。班里新来了十几名小班新生，开口都管大班生叫哥哥姐姐，大班生再不济也要有点大小孩的范儿。可是，大小猪没什么心理准备，突然从弟妹的角色转变为兄姊，有点不太自在，有点不很

江湖的改变

祖同时，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偏偏以侠知名。他所藏匿救活的豪士以百数计，其余庸人更不可胜言。但他从不自炫自矜，对那些受其惠恩的人，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。他曾经暗中帮助季布将军摆脱被杀的厄运，待季布地位尊贵之后，他却终身不愿与其相见。据说，当时自函谷关以东，人人皆愿延颈相交，可见其为人之豪气与行走江湖之义气。

再如与朱家齐名的郭解。身形短小精悍，年轻时绝对是一江湖浪子，负气使力，稍有不满意即大动干戈，至于械斗、造假币、盗墓，更是寻常。年长后，却突然浪子回头，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游侠，

心，以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永远难以沟通的关系。《关上最后一道门》中的沃尔特与身边的众多女朋友，《便宜货》中的查斯太太与朋友爱丽丝，《钻石吉他》中的年老杀人犯谢弗先生与年轻的逃犯提科的同性之爱，都是如此。

当然，在这些短篇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将这人世间的种种爱怨汇集在一起的《莫哈维》(Mojave)了。当然，这可能也与我莫哈维并不陌生有关。它不仅是个小说的名字，还是横亘于南加州的一片真实的沙漠的名字，它也是美国最大的沙漠。去年7月份，我曾开车去拉斯维加斯游玩，在沿着 15 号公路穿越莫哈维沙漠时，我曾到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去加了一次油。红黄相间的加油站旁就是一片几乎没有色泽的沙漠。在炽烈的阳光下，它显得开阔、广大、细致、平滑，就像一张巨大的没有花纹的地毯。可是同时，

开学纪实

习惯。和大小猪结对的都是女孩，小猪回家后说，那个小班妹妹从她的妈妈离开教室后就一直在找妈妈，断断续续地哭，劝都劝不住。大猪则对和自己结对的妹妹褒奖有加，他说，妹妹很好学，还会弹奏乐器，比自家的妹妹强。妈鼓励他向小妹妹请教，大猪说，哥哥向妹妹请教，老面皮的。小猪并不理会大猪的“挑战”，更不同意大猪的看法，她不知从哪儿冒出

开学纪实

时时检点自己，以德报怨。有回有个人叉开腿坐着，傲慢地看着郭解从眼前走过，朋友极想杀了这个傲慢之徒。他赶忙制止说：“我在此地住了这么多年，居然不被人尊重，定是因我自己的道德修养还不够，那个人有什么罪呢！”还私下嘱咐相熟的尉史多多关照此人。那人很奇怪，私下打听，原来是郭解在暗中庇护他，惭愧至极，上门负荆请罪。郭解为人谦和，从不和官府发生正面冲突，出入县衙门的时候不敢乘车，以示恭敬。

从朱家到郭解，侠客与江湖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朱家是豪杰们的避难所，他是侠客们

它又让人觉得异常荒凉和单调，甚至让人觉得寒冷。虽然实际上，我很快就汗如雨下，并且脚上的运动鞋的鞋底也很快就变软了许多。但除此之外，当时的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。

可现在，当我看到书中的《莫哈维》这篇小说时，却忽然意识到，卡波蒂的小说中所建构的那个世界，就是像莫哈维一样单调，灼热而荒凉的沙漠。因为他想要描写的就是生活在这片沙漠中的人和之间的情感。这就是卡波蒂在《莫哈维》中有意描述几对不同类型的恋人之间的情与爱的目的，他们彼此尽管是相爱的夫妻或情人，尽管不乏肉体上的交流，可在情感上，他们就像沙漠中寻找泉水的旅人一样，永远饥渴却永远难以满足。卡波蒂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让人怅惘又神往，就在于虽然他把这种痛苦的情景暴露在了我们的面前，却并不简单地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
开学纪实

来一句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临睡前，小猪有点惆怅地告诉妈，午睡的位置换过了，原来大班伙伴的床铺都安排给新同学了。妈一听就明白了，不爱睡午觉的小团体终于散伙了。接着，小猪嗲声嗲气地说，他们都上一年级去了，我有点想他们，他们会回来看看我们吗？大猪建议，不如我们去看他们吧。大小猪有情有义，应该很快和小班年龄的小伙伴交上好朋友的。

开学纪实

的天使；郭解则仅仅凭借个人的声名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，他是无形的江湖老大。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得清中国的江湖与其说崇尚暴力，毋宁说推崇道义；与其说讲究地盘，毋宁说崇尚场面；与其说要抵抗权力，毋宁说是在权力的边缘上做些权力不屑为、不便为之事。

在中国的江湖中，单单依凭武力是不可能达到顶峰的。真正的江湖大佬永远得在暴力与义气、乱法与道德、义气与利益、政治与经济间摆荡纠缠，从朱家到郭解，游侠的江湖将不再单纯，她们要开始思考江湖如何与庙堂对话了。

文 / 张生

文 / 潘医生

文 / 顾文豪